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傅家集卷

十八至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監丞臣張魯炳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傅家集卷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一

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

先公知杭州為作

臣竊觀兩浙一路與它路不同臣謹條列添置弓手不便事件如左伏惟聖恩省察少加詳擇焉當今西戎梗邊三方皆聳人心易動當務安之一旦異常詔書大加調發探甲執兵學習戰陳置指揮使節級等名目頗似

軍法以為欲做河北陝西沿邊鄉兵謂國家以權計點之假名捕盜漸欲收為卒伍戍守邊防吳人輕怯易惑難曉道聽塗說衆情鼎沸至欲毀體捐生竄匿山澤臣雖明加告諭嚴行止約愚民無知不可戶說誠恐差點之後搖動生憂其不可一也吳越素不習兵以故常少盜賊不過聚結朋黨私販茶鹽時遇官司往往鬪敵在於兩浙最為劇賊然皆權時則合事訖則散不能久相屯結又無銛利兵器止偷商稅不敢剽掠平人近年以

來雖亦頗有強盜然比諸內地要自稀疎今避差點者
若竄匿無歸必列為寇加以弓矢刀鋸之類許其私置
自今以後賊盜必多及私販茶鹽之徒皆有利兵拭拒
吏士益難擒討積微至著漸不可久其不可二也姦吏
貪饕惟利是務不畏法令不顧公議幸得因緣惟喜多
事今計杭州管界當差若干人他州比卒大凡有幾縣
胥里長於茲相慶民既憂愁而又脅之煩苦不安而又
擾之所規自潤豈顧其外雖朝廷重為懲禁特倍常科

長吏勞心不能悉察厚利所誘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
誤戶口異同毫釐不當互相告決追呼無時獄訟不歇
則民末暇為公上給役而先困於貪吏之誅求矣此之
極擾勢不能免其不可三也民皆生長畎畝天性戇愚
所知不過播種之法所識不過耒耜之器加之吳人駕
弱天下所知一旦使棄其所工學所不能徒煩教調終
無所成就其有成不堪施用則是虛有煩費而與不添
置無異其不可四也吳子壽夢以前世服於楚自申公

巫臣得罪于楚逃奔于晉為晉聘吳教之乘車教之戰
陳其後楚人戎車歲駕早朝晏罷奔命不息以至吳亡
自是以來號稱輕狡遠則劉渾近至錢鏐其間承風倨
強無數豈唯其人之跋扈亦由習俗之樂亂也幸賴祖
宗之馴致陛下之敦化至德之釀淪於骨髓暴亂之風
移變無迹此皆上天降祐前世所不能庶幾者也今忽
無故黷玩威稜狎侮危事示以逆德弄之凶器生奸回
之心啟禍患之兆臣恐以久非國家之至便所以萬全

而無害其不可五也方今兩浙雖水旱稍愆未至流殍
閭閻無事盜賊不添縱使有之舊來吏士隨發擒討甚
有餘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興役有害無益而已臣職
忝密近官備藩方不敢默默理湏上列伏望陛下特令
兩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湏過防舊人太少則乞只
依近降敕命量加添補更不立指揮使等名目閱習諸
事一如舊規貴得衆情大安別無生事

為孫太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臣昨自滑州簽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實踰涯分供命陳力豈宜復辭嚮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思戀鄉里兩任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往來如意甘脆供湏頗為私便一日離側倚門致念况復貪榮遠從吏道其在人子何心自安轉運判官國家近置推擇委任務在得人以臣愚疎恐難堪稱伏惟聖慈詳求幹敏授以此職令臣且充滑州

通判終滿一任庶得官政無廢侍養不闕君親之際恩義兩全棄骨殫身竭云補報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

嘉祐二年上

竊以為人臣者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臣先任通判并州軍州事日准經畧司牒差往麟州勾當公事其屈野河西一帶田土積年以來為夏虜所侵臣委曲詢訪本州當職官吏以虜之侵盜為日已久諭之以理則不肯退縮逼之以兵則動成戰鬥召之重定界至則偃蹇

不來春種秋穫無有已期如何區處可以不戰而得所
侵之地其本州官吏為臣言州城之西臨屈野河自河
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堡障斥堠以此虜得恣
耕其田遊騎徃徃至城下或過城東州人不知去歲
已於河西置一小堡以處斥堠之人亦曾申經畧司乞
於其西增置二堡會今春以來虜騎屯聚徧滿河西經
畧司牒令候西人退散別申取指揮今虜衆盡已退去
自州城以西至大橫水浪蕪平數十里間絕無一人一

騎若乘此際急於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
過十日可成比至虜中再行點集此堡已皆有備虜不
能為害如此則麟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
頓堡外先侵之田虜皆不能耕種臣之愚心亦為國家
固爭屈野河西田者非少此尺寸之地蓋以虜侵耕至
河則麟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以為麟州耳目藩蔽於
事誠便遂歸具以官吏所言白於龐籍籍用臣言即牒
麟州令依前申修築二堡仍令精加探候廣設隄備戒

諭約束莫非丁寧蓋欲乘間急修故不暇取旨俟報但
曾奏知而已不期牒到之後元未興修虜衆已復大集
於五月五日彼處兵官引一千許人夜開城門徑往屈
野河西前無探候後無策應中無部伍但齎酒食不為
戰備以此逢敵如何不敗遂令所謀之事悉皆無成此
乃諸將恃勇輕敵臨事無備之所致本非修堡之過况
自元昊納款以來麟州修建堡塞及出兵過屈野河西
前後非一雖與虜遇未嘗敗北明知今日之敗在於無

備不在修堡與過河也然臣竊聞議者乃以龐籍為擅修堡寨引惹邊事臣伏自惟省本因臣與麟州官吏商量傳道其言達於龐籍籍未嘗身至河西周知利害皆臣愚戇思慮不熟輕議大事當伏重誅今乃使議者悉歸咎於龐籍臣豈敢晏然不言苟求自脫上負聖朝死有餘責臣雖小人義不忍為伏望陛下察龐籍本心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發於忠赤不顧身謀過聽臣言以至於此獨治臣罪以正曲刑雖蹈鼎鑊亦無所恨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臣先曾奏陳為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今竊知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為非龐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為非則龐籍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戡夏倚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今龐籍等先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

實內慙無以自處况臣在并州日受經畧司牒管句本
司要重公事龐籍凡處置邊事未嘗不詢及於臣采用
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
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為朝廷
之憂下為龐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即大誅是臣以
叢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釁愈重不容於死伏望
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宗事理嚴賜誅譴以正刑書臣
不勝幸甚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奉聖旨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

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

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
生已極其富貴死有以三事之禮為之送終鼓吹簫鏡
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
之非所以為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
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
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
前命其妻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
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

皇祐二年上

臣伏以戰國以降百家蠶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
卿揚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坦知去從國
家博采藝文扶翼聖化至於莊列異端醫方細伎皆命
摹刻以廣其傳顧茲二書猶有所闕雖民間頗畜私本
文字訛誤讀不可通誠恐賢達之言寔成廢缺今欲乞
降下崇文院將荀子揚子法言本精加考校訖雕板送
國子監依諸書例印賣臣愚懵不達大體不勝區區貪

陳所見

修築皇地祗壇狀

皇祐三年五月
上奉聖旨依

謹按唐郊祀錄方丘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濶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今皇地祗壇四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縱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平漫無城大抵卑陋不與禮典相應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尊禮相亞埒今圓丘之制極為崇

峻獨於方丘有所闕畧未稱國家嚴恭明察之意伏乞
下有司依唐郊祀錄制度增修庶合典禮

論劉平招兔葬狀

皇祐三年
八月上

准樞密院批送下國子博士劉慶孫等奏狀六月二十
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詳定聞奏臣等謹按延
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兔氣無所不之是故聖人作
為丘壠以藏其形作為宗廟以饗其神形之不存葬將
安設今劉平沒身虜廷喪柩不返其子不忍封樹之不

立哀展省之無所欲虛造棺槨招免假葬朝廷下之禮
官令檢詳故實臣等按晉世袁瓌賀循等議以為非身
無棺非棺無槨苟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為愆義於
禮為不物當時詔書明有禁約今劉慶孫等所請招免
葬不可聽許所有將見贈官品定謚則乞依條例施行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皇祐二年
十二月上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
不敢進又况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

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
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
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却而
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為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
昭儀兄野王為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
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
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
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

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菸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費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為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為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

陰氣太盛壅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意陛下性資純孝嚴恭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知也獨柰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為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

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關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為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堯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為末減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為人臣豈能強

變之哉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噤
嘿拱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
木陛下猶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論夏竦謚狀

皇祐四年
七月上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謚
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
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有得失
職所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

品以上皆錄行狀申請考功勘校下太常禮院擬謚訖
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
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羣望不
欲委之有司槩以公議且將揜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
謚於中而後宣示于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
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
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材不敢
兼取况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

之永久何以為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
所為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
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任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
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為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為公
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
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怨讐之禍狂
僭妄言正為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
中外之論以為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論夏竦謚第一狀

奉聖旨改謚文莊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諭旨臣等竊以凡為人臣受祿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

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戇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為東宮之臣故也嚮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為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為正直無疑

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為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為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

為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既著誰得治之况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陛下雖諡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諡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諡者後世皆疑之則諡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為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

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
竦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論周琰事乞不坐馮浩狀

皇祐四年十一月八日上

臣伏奉聖旨以鑠廳應舉人周琰重疊用珠字既條制
未明試官不申請定奪臣與馮浩各特罰銅五斤放仰
荷含貸喜懼無量然臣昨在武成王廟考試之時其周
琰所用珠字浩本疑不係重疊用韻由臣愚情鑒別不
精觀琰程試不見所善又據條制但言重疊用韻不云

用佗韻引而協之者非由此堅執輒行黜落鹵莽之罪
盡皆在臣今浩與臣一例受罰臣雖無似能不愧心伏
望聖慈特賜矜察與免馮浩責罰於臣更加嚴謹各得
其分誠不敢辭

奏乞移高禡壇狀

皇祐三年
十二月上

准敕節文高禡壇地下仰依典故增修今據濠寨張德
等計料填壘修築都役右具如前竊緣見今所置高禡
壇處地勢極下若就彼填壘不惟功費甚大兼夏秋霖

潦四集未免浸漬謹案北齊之制高禩為壇於南郊傍景祐四年太常禮院修定儀注約用此制今來若於南郊壇傍一二里以來別踏行高燥地修築上件高禩壇則功費絕少又免水患參考禮曲亦無所違如允所奏

云云

傅家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傳家集卷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是歲

仁宗遠豫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為諫官首建此議光聞而繼之第一狀留中第二狀第三狀降

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

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

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陸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

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
踈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
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
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
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
不可信則踈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
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
翼以奉承之况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

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
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
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
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
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
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
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審意早定大議則邇時純孝巍

魏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為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閔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

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况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况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默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

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為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為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倘以為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冀毫釐之幸也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

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
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瞽言干犯聖德伏地傾耳以
俟明詔於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
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
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
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

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
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為國家者政有小事有緩急
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
在於水災氾溢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污下及濱
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䟽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
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
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
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

然則在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况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

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
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
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
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
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挾耳而聽以
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
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
邑亦是以過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不

容髮日失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踈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

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為長遠之
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
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
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
慶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
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
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
當深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

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
為大無此為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
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
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
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
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
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
益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

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扁鑄擇人而
守之况如是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
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為陛下重惜
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願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
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
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
則思之卧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
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

官也臣愚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梟以廉直恬退特為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鄴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

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畧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

下早留神詳察

乞號州第一狀 嘉祐三年上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立龍宗族
俱在彼中自先臣亡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
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中心
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
為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側近州郡俱未有
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勅命授臣開封府推官

於臣之分誠為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稟
賦愚闇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
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情
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先瑩或上件處所無闕乞
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賜差除

乞虢州第二狀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為人不曾到鄉里及
自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

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體素多病牽強不前竊知虢州即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即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尚書省閒慢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閒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

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勅命除臣
判三司度支句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
任俱為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冒居必致曠
敗內省僥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
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閒慢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
絳州乾州或在京閒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
切戰汗屏營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勅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
循塗平進猶懼不稱况記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叙進
則先達尚多若以才升則最出衆下豈敢不自揣度貪
冒榮寵內猶愧忤人將謂何承命震恐殆無容措伏望
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彥以副羣望所有勅臣不敢祇
受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右臣伏準中書劄子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臣聞人主

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
無竊位臣雖愚戇粗識茲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扆瞻
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為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踈賤
顧以駑下之質不相當稱苟強顏為之不惟取四方觀
笑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
在於此是以傾輸悃悞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
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語拙訥不能著白將誠
信未昭無以感發俯仰惶惑若懷冰炭是用再有披露

仰達天聰不敢避煩黷之誅庶幾逃忝冒之罪所有差
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乞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
任激切俟命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不許辭
免便令受勅者臣區區之誠屢塵天聽言理鄙拙未蒙
采納退自悼懼置身無所臣雖愚陋豈不知非常之恩
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以冒犯雷霆祈請不

已者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
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
鄉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
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煩浼朝廷蓋以解摘章句校讎
文字考尋儀典編次簡牘苟策勵疲駑庶幾可以逃於
罪戾是以聞命之始即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
以來皆慎擇館閣之士必得文采閎富可以潤色詔命
者然後為之臣自幼及長雖粗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

至於屬文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強勉儻不自惟忖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四方之人環視譏笑以為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其為聖化之累豈云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橫分不足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膽莫非懇到而朝廷棄置其言曾不之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偽陛下亦因

而許之足以沮姦回警媮薄臣竊為朝廷計之二者皆未為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
有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受
教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

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於三四而臣偃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誠以罪有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私非其人況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討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粗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願也臣嚮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尚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豈以材力為足堪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為朝

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覩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鄉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聽不能自已雖加重誅所不敢逃况王安石文辭閎富當世少倫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惻固讓終不肯為如臣空踈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耻以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

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為士大夫所羞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石為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能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衆望為允所有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右臣先奉勅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曾上奏乞更擇人今
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
便令受勅供職者臣要領如草芥不足以待斧鉞軀命
如螻蟻不足以脂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誅然臣區
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寬察臣自知材能不足塞職歸
情上聞煩瀆聖聽至於四五剗肝瀝膽盈卷溢幅臣之
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複稱引無以復加而
朝廷以臣賤微終不知聽臣晝夜憂悸無以自存俯仰

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微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
至辱今臣以卑違尊去榮就辱原其本志豈有他哉正
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
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於國家
若章奏煩多而詔旨不移豈惟使臣獲頑愚不虔之罪
不容於蒞醢抑亦恐四方之人謂朝廷之於賢材如臣
之比尚足固留也不勝迫切之情伏望聖慈依臣前奏
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傳家集
卷十九

傳家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傳家集卷二十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三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嘉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是

歲果大雨不見日食不復稱賀自後踵以為常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歷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為陰雲所蔽或所食不

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為大慶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迺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沈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寔深也

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顯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歷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伏望陛下明勅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陳三德上殿劄子

得旨留中三劄
並初除諫官上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悔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胷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

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
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
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
也武者非疆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
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
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
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闕一焉
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

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
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
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
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
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
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
注日侍黼宸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
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

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淆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祿惡無細而

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
不陳取進止

言御臣上殿劄子

得旨送
中書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
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用
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
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
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

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迺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

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竒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

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伏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

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顧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言揀兵上殿劄子

得旨送密院
戒揀兵臣僚

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踈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為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

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
縱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
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如
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
羨餘設不幸有蝨螟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
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
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
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

使白琇珪為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為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羣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

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
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
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
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羗戎
之豎子智高蠻獠之微種乃敢倔強河西橫行嶺表國
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或迎鋒沮潰毀辱天威
為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
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

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
況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
知使中外人情惶惶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
切近之憂為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
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
熟議經以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
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
降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

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羸弱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
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
病患之人其元揀軍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今後每
遇大段招揀兵士並須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
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並戒
約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指揮取進止

論赦及踈決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

右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

青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

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踈決猾吏貪縱大為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勅使慝慙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踈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寃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

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踈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踈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踈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踈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

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薦鄭揚庭劄子

臣竊見近世以來搢紳之士專尚辭華不務經術先聖
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獎以
勵來者伏見并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
道撰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
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輒取進
呈伏望聖慈略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旌異貴使學者

有所勸慕取進止

薦劉廛劄子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闊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土著之人耳目習熟則不能究明利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定是非竊見并州鄉貢進士劉廛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具進呈伏乞少

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略加甄獎

論舉選狀

嘉祐六年八月
二十一日上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
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乃藝能之
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
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裕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
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以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
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

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
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既而署等補官
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
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
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慙愚不識所
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將之罪別
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
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

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遙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漁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為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為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

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為古法今之為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即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即

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

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同者即以發狀先後

為次

謂若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第三狀日月在前者

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

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

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為上不取文辭

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

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於

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

及正入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
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
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
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求舉及為人屬請并受屬請而
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
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
度特加聘召不為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
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

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為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踈略者為粗餘並為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為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辯給亦降為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為合格若合格人少即并取粗多者合格

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今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為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為一科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為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為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庶請託之源絕浮偽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上乞改知衛州叔詹遂乞致仕朝廷

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為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况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

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
減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為
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
事也況叔詹資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
其為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為害伏乞朝廷直
令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陟明白無
損政體

傳家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傅家集卷二十一
三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魯炳

謄錄監生臣安宇樂

欽定四庫全書

傳家集卷二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四

進五規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上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濶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瀝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

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
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
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
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
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
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
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
道當世之切務彘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

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

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
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
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
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
也於是其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
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情
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
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

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
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
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
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
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
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
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
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

皆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慶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

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

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
為先人所營若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
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
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
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
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
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
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
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
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
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
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
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
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

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
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
守之日省而月視敬者扶之敝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
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
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
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
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
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

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
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
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
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
今不為已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
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車水則資轍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今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
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事
也夫桑土者鷓鴣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
其國也國既固已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
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
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
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
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

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
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
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
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
饑饉洊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
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
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
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

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劫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

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
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
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苦蹠盤又類辟且病痲
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孰與漢文
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
雖欲治之將無及矣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
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
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
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
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
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
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銷惡於未萌弭
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
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

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詔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

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

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
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
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
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
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竒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
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蕩
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
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

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
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
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
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
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
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

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通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

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
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
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
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
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
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
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
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

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
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
為舟搏土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
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渙然信可觀
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
文悉敦信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
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覿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
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

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
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
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
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
閏八月八

上日

臣竊以國家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黜
陟明黜陟明則職業修職業修則萬事理此古今致治

之要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久之弊然不能變更者其患有二一者仕進資途等級太繁若不踐歷無由擢用二者歲月叙遷有增無減員少人多無地可處此所以熟視日久而無如之何者也臣嘗不自知其愚賤私為陛下慮之竊以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疇功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事益廢欲治而清之莫若於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十

二等之制以進退羣臣謹具條列如左

一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
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
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
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
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為十二等若上等有關即
於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

一十二等之中舊無員數者並乞以即今人數為定

員自今有闕則補不可更增

一十二等之人德行學術政事勇略錢穀刑獄文辭
各隨才授任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罷滿之期知
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年為滿未滿之間稱職
有功則改官益祿賞賜獎諭仍居舊任必須上等
有闕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廢
有罪者貶竄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閒劇地有遠近治有

小大遇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為一等
選擇進用

一提點刑獄以上伏乞陛下與執政大臣親加詳擇
其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內銓
遇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取職業修舉功利及
民累經褒賞或有舉主數多者次取常調少過者
以次遷補

一應磨勘合改京官人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

闕即取有功或舉主最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入知縣者並改京官

一因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為三等初任皆入下等監當候中等上等有闕亦依簿尉令錄之制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若知縣有闕則與幕職混同遷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今後以資蔭授官者須歷簿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應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

不得復舊等差遣內別無入已贓曾經叙理得差遣或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復舊等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臣詳議然後施行取進止

乞施行制策劄子

右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臣昨

差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其間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為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也及臣前所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

聖政或有萬分之益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傅家集
卷二十一

十七

傅家集卷二十一